



喜耕田的故事

牛建荣 牛牛◎著

◆ 漓江出版社

谨以此小说献给中国十亿农民及他们忠心拥戴的党和政府

谨以此小说献给中国十亿农民及他们忠心拥戴的党和政府

喜耕田的故事

牛建荣 牛牛◎著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喜耕田的故事/牛建荣 牛牛 著,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08.10
ISBN 978-7-5407-4307-9

I.喜… II.①牛…②牛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63965号

喜耕田的故事

作 者 牛建荣 牛 牛
责任编辑 赵 涛
美术编辑 罗 森
责任校对 秦 灵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杜 森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3896171 010-85893190
传 真 0773-3896172 010-85800274
邮购热线 0773-3896171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 制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980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370千字
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4307-9
定 价 29.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自序

本来想请名人朋友序一下，抬举我几句，可名人忙，不好意思打扰，就算了吧，我自序吧。

首先说，我本不是耍笔杆子的。因为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写字，长大后又私心杂念了，更不能潜心读书，茶余饭后闲攒些文字，只能编几个故事，说几个人物，逗几句笑话，也只是自产自销，做了剧的。

《喜耕田的故事》原名《2006年一个农民的独白》。审定时中央领导改为《喜耕田的故事》，我很受宠，为之感激。剧播出后上上下下反映非常好，央视收视率为2007年度亚军，这不能不归功于我的故事编得好，人物个性写的好，我要自我表扬一下，因为从小过来，一直是自我批评。

《喜耕田的故事》是从2006年初开始写的，提纲后一天一集，写得很苦，不会电脑，手写，写得至今都落下毛病了，脊背疼。熏烟熏得肺也黑了，死受，才受出这个剧来的。老婆、儿子心疼，老婆帮不了忙，只懂1234567，儿子上高中，脑子好，但忙功课，只能帮着添几个故事。

我是导演，中戏正规毕业的导演，写作是被逼的。因为我想成为一流导演，但又没人给我一流剧本，所以我只能自己踩着自己的肩膀往上爬。《喜耕田的故事》后我发誓不再写了，可经不住领导们哄，一哄，酒一喝，我又二杆子了。《喜耕田的故事》续集我又写出来了，目前正筹拍，看过的人都说比第一部好。我再自我表扬上一次吧。

我曾经是农民，我永远是农民，农民最了解农民，我继续写农民，拍农民。喜耕田也好，喜青山也好，马翠莲也好，如果在读者心中能成为“这一个”，我就对得起大家了。如果不是，大家可以写信来骂我，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自我批评，批评完了再表扬，表扬完了再批评，反正是自我也不见外。

牛建荣
2008年1月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(1)
第二章.....	(15)
第三章.....	(28)
第四章.....	(46)
第五章.....	(62)
第六章.....	(84)
第七章.....	(99)
第八章.....	(114)
第九章.....	(132)
第十章.....	(151)
第十一章.....	(168)
第十二章.....	(185)
第十三章.....	(206)
第十四章.....	(225)
第十五章.....	(242)
第十六章.....	(260)
第十七章.....	(279)
第十八章.....	(297)
第十九章.....	(312)
第二十章.....	(328)

第一章

—

今儿是2006年的头一天，是元旦，俺们村里是不过这元旦的，不过是不过，但承认是个节，不像前几天的那个圣诞，甚是个诞哩？俺就不晓得。对了，俺忘了给大伙介绍俺了，俺是谁哩？俺就是给你们讲故事的这个人，俺叫喜耕田。俺和婆姨全在省城打工，俺在工地上，婆姨在饭店里。

这会儿俺正在工地和泥，六子过来问俺：“耕田，今儿元旦哩，不早些收工？”俺只顾干活儿，对他说的“元旦”不感兴趣，没有理睬他。

六子埋怨道：“你是个死人？问你话哩？”

俺看了六子一眼，还没理他，对旁边走过来的工头说：“六子问你甚时收工哩，你不吭气，他说你是个死人哩！”

工头狠狠地瞪了六子一眼，从怀里掏出断了表带的老上海表看了看，说：“急甚哩，还有十分钟哩。”

六子问：“今儿不是元旦吗？”

工头说：“元旦跟你甚相干？”说完走了。

六子冲工头的后背喊：“与俺不相干，可与耕田相干哩，耕田想早些回去亲老婆哩。”

“俺叫你贫嘴！”俺铲起一锹沙子就扬了过去。六子不服软也铲起沙子扬俺。哈哈哈哈哈！民工们大笑了起来。

嘟嘟——嘟嘟——工头吹响了收工哨。上百民工停下手中的活计，顿时，搅拌机停了，卷扬机也不转了，喧闹的工地瞬间变得静悄悄的。民工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工地的出口。劳累了一天的民工们手捧着像盆一样大小的大海碗，在食堂的空地上吃饭，有的坐，有的站，有的蹲。他们大口大口地吃着。俺远离人群，蹲在一边吃饭。六子端着碗凑过来，俺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理他，只顾埋头

吃。六子看了看俺碗里的肉，夹出一块放进自个碗里。俺看了六子一眼没言声。六子又夹了俺碗里的一块肉。俺还没言声。六子见俺没反应，就嬉皮笑脸地又把夹过去的那两块肉夹回来，还把自个碗里的三块肉也夹给了俺。

俺说：“你抽甚疯哩？”

六子说：“心疼你哩，白天受了，晚上还得受。”

六子的意思是说今儿收工早，俺肯定是要去见婆姨。六子猜对了，俺就是要去见俺婆姨。

二

俺婆姨秀兰在一家饭店打工。俺俩离得较远，俺在城市东头，她在城市西头。省城大，从东头到西头坐公交车要倒几次车，来回两个多钟头。车上人多，男女老少挤得像罐头瓶里的橘子片，一个挨一个。俺好不容易占了个座位，屁股还没暖热，一位老大爷走上车来。乘务员喊：“请给老人让个座。哪位年轻人少坐会儿给老人让个座……”几个年轻人坐着一动不动。俺这个不年轻的站起来，把座位让给了老人。老人连连称谢。

在秀兰打工的饭店门口，俺隔着饭店的玻璃门往里看。里面吃饭的人很多，屋里传出一片嘈杂声。俺在人群里寻找秀兰，突然有人在俺后腰上捅了一下。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秀兰。秀兰提着泔水桶说：“告你说不用来，不用来，你偏来。”

俺说：“不来不行么，想得不行。夜里老睡不着觉，光想那事。”

秀兰说：“没出息！你看这么多人等着吃饭哩，俺忙得不行，你能等上？”

俺说：“等上也得等，等不上也得等。”

秀兰说：“那你等吧，可不能心急。”

俺说：“行！”

秀兰回到了饭店。俺离开饭店门口，走到一旁的马路边上，看城市的楼，看城市的车，看城市的人，看着就觉得这城市说好也好，说不好也不好，人动车多，眼花缭乱地叫人看着还心烦哩。唉，真的是为挣这俩钱，要不俺可不来这城市。等了大半天，终于，秀兰从饭店出来了。

俺说：“哎呀，你可下班了！”

秀兰说：“下个鬼！那些人喝上马尿水水来没个完。”

俺问：“那人家让你走？”

秀兰说：“俺说俺肚子疼，去买药。”

俺笑了，要拉秀兰的手，秀兰一把打开，两人相跟上走了。俺和秀兰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做“那事”，俺俩偷偷摸摸地找了半天，找着一处老大的水泥管子，俺俩先后钻了进去。俺在前，她在后，秀兰刚一进来，俺便急不可耐地抱住她就要亲。

突然，一道白花花的手电光照了进来。

“谁！”有人大喝一声，俺和秀兰猛地一惊！两人慌乱地急忙松开相互搂抱着的身子。外边又有人喊：“干什么的，快出来。”

俺和秀兰一动也不敢动。走过来一群人，是警察和巡逻队员。警察又喊：“听见了没有，赶快出来。”

俺和秀兰只好往出走。走出来后，两人用手遮挡住手电光线，秀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好在天黑看不清。她羞恐得就要走。警察拦住，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俺说：“不干什么。”

警察说：“不干什么？不干什么黑咕隆咚地钻这里边干什么？”

俺说：“反正不是干坏事。”

警察说：“那是干什么好事？身份证？”俺和秀兰都掏不出身份证。秀兰转身就跑。警察见状就追。

俺随后也追。

警察喊：“站住！”

秀兰和俺还跑。

警察严厉地喊：“站住！再不站住就开枪了！”

秀兰站住了，俺也站住了。警察追上来，训斥道：“老实点！走，跟我们去派出所。”

到了派出所，警察把俺和秀兰分开到两个房间里询问，态度可严厉了，问俺叫啥名字，哪里人，年龄多大，家里还有甚人，都是甚关系，就差没问俺祖上的事了。一会儿，只见问秀兰的警察和问俺的警察在一起嘀咕了几句，好像看俺俩不像是坏蛋，就又把俺俩叫到一起，问：“老实说，你俩是夫妻吗？”

俺说：“不是夫妻，俺可不敢把她黑夜里带出来。”

警察问：“那为什么要深更半夜，偷偷摸摸？”

秀兰说：“穷。”

警察好像没听明白，问：“这与穷有什么关系？”

俺说：“穷，没钱登记招待所。”

警察态度变得和蔼了，给俺和秀兰各倒了杯水，说：“是啊，农民工不容易，拖欠工资的问题解决了，可这夫妻生活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。你们担待点吧，政府不容易，以后会解决的。”

秀兰说：“俺们不怨政府，政府把工资解决了，这比甚都强。”警察温和地说：“你们走吧，以后出门一定要随身带身份证。”俺俩说：“晓得了。”

城市的夜空跟俺乡下差不多，星星也怪亮的。俺和秀兰走在大街上。俺说：“这叫甚事哩，传出去丢人败兴哩。”

秀兰埋怨说：“还不是怨你，猴急猴急的非要做那个事嘛。”

俺问：“你不想做？”

“不想！”

“不想就不对，俺听人家有文化的人说，孔夫子还说过，做那事和吃饭一样，正常人都需要。”

“你需要，俺不需要。”说完，秀兰赌气地扭身走了。俺赶紧追上来，拉住秀兰问：“你要做甚去哩？”

秀兰不高兴地说：“回。”

俺以为她要回农村老家，高兴地问：“回咱村，是吧？”

秀兰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回村？回村做甚？”

俺说：“回去活得自在，俺可不想再在这城市里受活死罪了，想和自个婆姨亲热一下都没地方。”秀兰没好气地说：“回家去让你天天亲个够，可青梅青山都老大不小了，青梅出嫁好说，可青山哩，娶婆姨不花钱？可钱从甚地方来哩？”

俺没话了。

三

一座农家小院里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这就是俺的家。

傍晚，女儿青梅在家里看元旦电视节目。青梅今年二十三岁了，模样挺俊，浑身透出青春女子的朝气。儿子青山今年二十一岁了，年龄不大却蛮有心计，一心想赚大钱。他拿起七八个新应急灯要出去，对青梅说：“姐，俺到村里转一下，把这几个灯想法卖了。”

青梅说：“你让二虎叔广播一下，人家谁家要就上门来买，还用你上人家门去卖？”

青山说：“你不懂，做生意难着哩，你上门人家都不一定买，还等人家上你的门？”

青梅说：“那你顺路给咱爹娘打个电话。”

青山说：“俺刚才在小卖部打了，工地和饭店的人都说不在，两个人全都出去了。”

青梅自语：“都不在？他们做甚去了？”青山拿上应急灯走出大门，到了玲爱家。青山拿着应急灯说：“玲爱姨，你看这东西，比手把电亮多了。”玲爱说：“那比手把电也贵多了吧？”青山说：“不贵，市场上卖一百一，俺是找关系批发的，才八十。”

玲爱把应急灯试了试，觉得还怪亮，说：“便宜点儿，七十吧。”青山难为了下说：“七十就七十吧，玲爱姨也不是甚外人，俺不挣你钱了。”

玲爱就掏钱。

四

省城的夜色已晚，秀兰说：“回吧，时候不早了。”俺噘着嘴，不想回，还想干那事，要去登记个旅馆。秀兰心疼钱，不想去。俺说：“啥钱都能省，就这钱不能省。”

秀兰说：“钱花在这事上，俺心疼哩。”

俺说：“不花难受哩。憋出毛病，看病又要花钱哩！”

“净胡说！我不信不干那事能憋出毛病？你忍一忍吧，甚时回咱家了你再……”

“忍不住了，都想了好几天了，眼看要得相思病。”

秀兰轻轻叹了口气，把俺的头往怀里抱。俺立马躲开，说：“不要碰，越碰越想哩。”秀兰不碰了，起身走了。俺急了，问：“你做甚去哩？”秀兰说：“俺回饭店，你回工地。”俺随后追上说：“不能回，走，找个旅馆。”

秀兰不走，说：“你做甚哩？俺不去，快回吧。”用手使劲推开俺。

“你要不同意俺，俺可就要叫喊哩。”

“你喊，你想把警察再喊来？”

“俺就是想把警察喊来。喂！俺想老婆咧——”

秀兰返回来，狠狠地掐了俺一把。俺疼得“哎哟哎哟”直叫唤。秀兰拗不过俺，只好和俺找了家地下小旅馆。俺看了看墙上的价格，问：“师傅，能不能便宜点？”旅店大妈说：“这够便宜了，其他地方比这贵多了。”俺没再说甚，就办住房手续，秀兰多少有点不高兴。进了房间，俺把门一关，上去就抱住亲她。秀兰推俺一下，说：“别急，洗洗。”

俺松开秀兰说：“来时洗过了。”

秀兰说：“你现在讲卫生了？”

“不讲能行？你跟城里人学了些毛病，弄个事挺麻烦的。”

“人家城里人爱干净这点好，咱农村人就得向人家学习哩。”

“那人家城里人动不动就说爱哩，非常非常地爱哩，你怎一次也不向人家学学。”

秀兰要笑地说：“那俺就是不爱哩。”

“你不爱谁？”

“你。”

“俺让你不爱。”说着就把秀兰扳倒了。

俺和秀兰嘴刚对上嘴。

突然，对面房间里传来一声大喊：“中！”

俺和秀兰吓了一跳，俺俩停下来，对面房间又没声了。俺又和秀兰亲嘴嘴

.....

对面房间里，又传来一声大喊：“中！”俺不动了，再听，没声了。俺继续。

对面房间里又一声：“中！”俺穿上衣裤开门出去，对那房间里的人说：“师傅，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”

对面房门开了，一个五大三粗的人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，抄着河南口音对俺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你能睡得着？”

俺纳闷地问：“甚大事哩？”

“北京开大会了，从今天起，全国农业税全免除了，你不知道？”

俺还真不知道，忙问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报纸上说的。这是《人民日报》，没假。”

俺拿过报纸看，报纸上真的是有这条重要新闻。俺惊呆了，半天没说话。

河南人又说：“中国两千多年来，农民纳粮完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三皇五帝啥时候给免过？可现在政府愣是给免了，全免了！这真是不得了，想不到

啊！高兴啊，中，中！来来来，兄弟，俺这儿有好酒，进来咱俩喝两口。”说着拉俺进屋。

俺忙说：“不了，你喝，你喝。”随后拿着那张报纸回了自己屋。

回了屋，俺激动地把报纸给秀兰看，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国家给咱农民免税了，这是多大的事！”秀兰不看，开始铺床拉被，俺上前又让秀兰看。

秀兰说：“你花钱登记了房子就是为了看报纸？”

“不是，是这报纸上说的叫俺高兴哩。”

“那你到底是要和俺高兴哩，还是要和报纸高兴哩？”

“那当然还是要和你高兴哩。”

俺说完就把秀兰又压倒，顺手把灯关了。这时，河南人又来拍门，喊道：“兄弟，还俺报纸。”

俺和秀兰好不扫兴！

五

清晨，一声雄鸡的啼鸣划破了山村的宁静。

青山在院里刷牙。青梅穿戴好要去镇农技站上班，问他：“青山，你的灯卖了？”

青山说：“卖了，全卖了。”

青梅说：“你还真行哩。中午你自己做饭吧，俺上班去了。”

“噢。”青山一边刷牙一边点头。

六

俺和秀兰从地下旅馆出来，俺琢磨着报纸上的事，想回去种地。秀兰不想回，俺俩争吵了老半天。最后，秀兰说：“你听俺的，你先回去打探打探，不能光信报纸上的，有时上面的经到了下面全让歪嘴的和尚念歪了，你先回去踏实了俺再回，行不？”俺一想秀兰说得也有道理，便不再和她争吵了。

俺拿着刚领的工资从外面回来，掏出钱数了又数，把大钱放在内衣的口袋里，把小钱放在外面口袋，随后开始收拾行李。六子进来，问：“你真要走？”

俺说：“账都结了。”

“你走俺不走，你回去能搂婆姨哩，俺回去只能搂枕头。”

“秀兰又不回去，俺搂个屁。”

“秀兰为甚不回去？”

“种地的事，她心里还是不踏实哩。”

“那你踏实哩？”

“踏实不踏实，回去才晓得哩。”

六子从自个行李里取出一双皮鞋，说：“喜哥，咱俩兄弟一场，你走俺该送你个礼物，这对皮鞋还新哩，俺就穿过一次。小了点儿。你穿着正好，你穿了吧。”俺连连摇手，说：“你留着自个儿穿吧，出门在外哩，俺好歹是回家哩。回去种地穿啥皮鞋。”六子说：“让你穿你就穿，你跟俺来虚的可不够朋友。”

“那好，俺穿。”俺穿上六子送的皮鞋。

六子又说：“喜哥，俺有一件事想托你，回去有工夫了，就去照应照应俺娘和俺儿丑娃，俺娘老了，丑娃还小。那小子不好好上学哩。”

俺点点头说：“俺会照应的。”

七

一列火车飞驰而过。车窗处，俺遥望着前方，一颗心早飞回到了喜家庄。下了火车再倒汽车，再搭上村里的农用车，一进村口就碰上刚从村委会出来的村主任二虎。

“二虎！”俺叫了声。

二虎和俺是本家亲戚，他比俺小，以前学医的，是村里的赤脚医生。二虎为人厚道，办事稳当，后来被大伙选成了村主任。二虎意外地看了看俺，问：“三哥，咋不声不响地突然回来了？”

俺跳下车，说：“想家哩么。”

“秀兰嫂子呢？”

“她没回来。”

二虎“啊”了一声，又问：“年前不去了吧？”

“年后也不去了。”

“咋了？”

“外面发生些大事，俺心里挺着急，想和你好好唠扯唠扯。你看是去俺家，还是村委会？”

“村委会比你家近，还是去村委会吧。”我俩进了村委会办公室。二虎给俺倒了杯水，问：“甚大事让你着急哩？说吧。”

俺说：“俺在省城看了报纸，报纸上说今年国家给农民废除了农业税了，咱村里是咋说哩？”

二虎说：“你说这事呀，那还用问？中央的精神肯定是要贯彻落实哩。”

俺怀疑地问：“没有水分？”

“甚水分哩？上头怎么定，下头就得怎么做。”

俺半信半疑地问：“那以后种地甚的税哩费哩，统统不交了？”

“是啊，不交了。”

“一分也不交了？”

“是啊，一分也不交了。”

“真要是这样，俺可就不进城打工了，还得把你嫂子也叫回来，统统种地哩。”俺既高兴又担忧，说，“二虎，你可不要哄俺，这可是大事哩！”

二虎说：“你不信俺说的，那你让青梅带你去问问李镇长，俺在镇里开会时李镇长说得可详细哩。”

俺们正说着，青山来了，他埋怨说：“爹，俺在街上听人说你回来了。你这才怪哩，一年也不回家，回来了不进咱家你在村委会做甚哩？俺妈呢？”

俺没好脸色地说：“你妈让狼吃了。”

二虎偷偷地笑。

俺和青山拿了行李出门。俺问：“青梅哩？她晓得俺回来不？”青山嘟囔说：“你又没打电话，她咋能晓得？”俺回头对二虎说：“二虎，给青梅打个电话，说俺回来了。”

二虎应声：“行哩。”

晚上了，青梅还没回来，却来了七八个村民，玲爱打头，还有六十一等其他人。人人手里拿着一把灯，在院里就喊着青山的名字嚷嚷开。青山一看这架式，急忙躲到屋里去了。俺还没反应过来，玲爱劈头就说：“耕田，你看你刚回来，俺们就来恼你了。你看你家青山给俺们办的这糊糊事。”一边说一边指手里的灯。俺问：“那是个甚东西哩？”

六十一说：“俺们也不晓得，你家青山说是叫应急灯，村里老停电，俺们就买了，可这一天还没用下来，就不亮了，还不如个普通手把电。”

俺就喊青山：“青山，你出来！”青山极不情愿地出来了。俺问：“那灯是怎回事？”

青山不是很在乎地说：“甚怎回事哩？就是个灯嘛。”

“你从哪儿弄的这些灯，是不是你的问题？”

“俺哪有那么大本事造灯？”

“你从谁手里买的？”

“二货他们城里的一个朋友。”

“那你赶紧看看，能不能给修好。”

青山过来看灯。玲爱说：“不是修的事，基本上就是个假货，哄骗人哩。”六十一也说：“青山爹，俺们不跟青山说，跟他说不下个甚，跟你说吧，你说这怎办哩，七八十块钱扔的连个响声都听不见。”众人也不满地嚷嚷着要退货。

俺听得越来越生气，跺着脚后跟骂青山：“你这个坑人货！你给人家赔！你把钱给人家退回去！你这个狗日的！”

青山不服气，说：“那钱又不是俺拿了，俺只是一个灯抽了十块钱。”青山一犟嘴，俺听得更来气，上前就打青山。青山急忙跑。玲爱她们过来劝说：“别打，别打，耕田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俺说：“对不住大伙，这灯俺给你们赔吧，你们花了多少钱，俺给你们退还多少钱。”

玲爱、六十一和众人不好意思地全把灯放下了。为了让俺少受点损失，每个人提出少退十块。俺坚决不同意，俺把钱取出来如数退给了大伙，青山把灯抱回了他屋。众人拿上钱走了。俺看着青山就来气。这时青梅回来了，高兴地说：“爹，你回来也不提前打个电话，俺好去接你。”

俺说：“打电话花钱哩嘛。”

“俺娘咋没回来？”

“你娘她心里没底，她不回来嘛。”

青梅纳闷，问：“甚有底没底？”

“一两句话说不清，俺明儿去趟镇里，你带俺见见李镇长。”

“找李镇长做甚？”

“俺想问问国家免除农业税的事。”

“爹，这事俺都能给你讲清楚，不用去问李镇长。”

青梅就给俺说，说了半天，俺还是不放心。青梅说得再好，但不是从李镇长嘴里说出来的，俺不能全相信，就说：“青梅，明儿俺还是想见见李镇长。”

八

龙湾镇政府坐落在山凹下的平原上。镇政府不大，新楼旧房参差交错。

一大早，俺先到镇农技站找着青梅，由她领着，敲开了李镇长的办公室。李镇长说：“老喜来了，欢迎欢迎！听说你在城里打工哩，是吗？”

青梅说：“李镇长，俺爹现不在城里打工了，想回来种地。关于中央免除农业税的事，俺都跟俺爹说清楚了，可俺爹就是不信俺，非要来当面问问你。”

李镇长给俺递了一根烟说：“老喜，你怀疑，我能理解……”

俺打断他，说：“不是俺怀疑，是俺婆姨怀疑哩。”

李镇长说：“不管是谁的婆姨，这种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中国几千年来，农民种地甚时没交过税？这一下子来了个意想不到，开天辟地头一回，碰到谁头上也得打个问号哩。不过你和你婆姨都放心吧，中央这回的政策谁也不敢违抗，从省里、市里、县里再到镇里、村里，都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哩。”说完拿过一份文件给俺看。

俺看了看红头文件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，说：“这俺就放心了，俺再没甚事了，这就给俺婆姨打电话。”说完起身要走。李镇长说：“你老提婆姨婆姨的，是不是怕你婆姨哩？”青梅捂着嘴哧哧地笑。

俺说：“俺才不怕哩，俺的每句话对她来说都是最高指示。”

李镇长笑了，说：“那就叫你婆姨回来吧。”

俺说：“是哩。”

李镇长又说：“返乡务农是好事，不过好事总会遇麻烦哩，以后有甚困难，需要镇里出面解决的，就来找俺。”

俺说：“谢谢李镇长哩。”说完就和青梅出了办公室。到了院里，俺对青梅说：“赶紧给你娘打电话，让她回来。甚也不用担心了。”青梅故意逗俺说：“打电话那得花钱哩。”

俺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个钱俺花。”

九

俺骑着自行车走在回村的路上。俺走着看着。地尽荒了的，看着叫人心疼哩。俺心想农民不种地，那就对不起地，农民种了地又没好收入，那就对不起

农民。俺是农民，俺就种地，俺要再不种地，俺就对不起国家的好政策。到了村委会，二虎问俺：“这回放心了？”

俺点点头，说：“放心了，秀兰也放心了，青梅给她打了电话，今儿就回来哩。”

“那你想咋弄哩？”

“想包地哩嘛。”

“咱村的地一轮二轮都基本上承包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没机动田？”

“有哩，不甚好。”

“多少亩？”

“三十亩。”

“三十亩就三十亩，俺全包哩。”

“那俺和保庆他们几个商议一下。”

“商议个甚哩，你是村委主任，你说了算。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如今村里的事越来越民主了，甚事也要集体议一议。”

突然院外有人来喊：“村长！村长！珍爱的小孩掉在地洞里了，叫你赶紧去哩！”二虎起身就往外跑，俺也跟着跑，脚后跟一溜生风。地洞口已经围了不少人，村民们闻讯，正从四面八方朝出事地点飞奔过来。

地洞里传出来小孩的哭喊声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

珍爱趴在地洞口上哭：“铁蛋，你不要急，娘救你来了！呜呜——”

俺和二虎气喘吁吁地赶过来，急问：“咋样了？孩子咋样了？”

珍爱上前拽住二虎的胳膊，说：“村长，你快救俺孩子，快救救他。”

洞里传来小孩的哭喊声，但声音越来越微弱。

俺问：“掉到地上没有？”

珍爱哭着说：“没有。刚才有人下去看了，人在半空中哩。”

二虎着急地挠挠头，俺也急得抓耳挠腮。

俺突然灵机一动，说：“把下面挖开，垫上被褥，上面再轻轻地往下捅，把人掉在被子上。”

二虎想了想说：“快拿绳子把俺吊下去。”很快有人拿过来绳子和手电筒，把二虎的脚脖拴住了，将他头朝下，脚朝上吊了下去。绳子一点点地放下去。人们担心地看着。俺把着绳子，绳子往地洞里一点点地续着。珍爱心绞似的看着……